



口述

年味记忆

## 那个正月去拜年

□ 胡芝芹

春节一过,就去亲戚家拜年,这是聊城的习俗。虽已过去几十年,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正月,发生的一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

那一年,9岁的我,带着小一岁的弟弟,去舅舅家拜年。我的外祖母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就相继去世了,母亲的哥哥,就是她最亲的人。去舅舅家拜年,也是我们最期待的年后节目。

我们身居农村,当年流行的拜年礼物是糕点。糕点是小麦坊做的,用枣泥或五仁做馅,外面是面粉皮,层层起酥,洒着金黄的油,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。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卖糕点的人包糕点,只见他拿过两张正方形的牛皮纸,动作麻利地拿起四块糕点,排成一个方形,又拿三块摞在上面,再拿一块蜜食封顶,然后手指灵活地用纸将糕点包裹起来,再拿过一张长方形的大红标签盖在糕点包上,最后用细细的纸绳将纸包捆扎结实,还要打一个长点的绳结以便提拿。不到一分钟,一包既美观又喜庆的糕点,带着浓浓的香甜气息,就到了我们手上。我的心里,像是长出了无数的小手,直朝那糕点抓挠,口腔里不争气的唾液一直流个不停。但是,我们知道目前不是吃糕点的时候,大人早已郑重声明,走完亲戚之后剩下的糕点,才能给我们分吃。

去舅舅家拜年时,母亲把四包糕点放进一个小竹篮里,然后挂在自行车把上。吃过早饭,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弟弟出发了。那天天气晴好,暖融融的太阳

抚着我和弟弟兴奋的小脸。我一边使劲蹬着自行车,一边和弟弟叽叽喳喳地说着话,一路上飘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。乡村间的阡陌小路坑洼不平,我的个头也不够高,所以骑车骑得歪歪扭扭。好在那时路上几乎没有车辆,不存在安全问题。

然而,经过一个村庄后,我们却遇到了麻烦,那个村庄挖水沟,把我们原来常走的小路截断了。面对眼前宽宽的大沟,我和弟弟傻眼了。往远处看,绕过去得走很远的路。怎么办?鉴于沟坡不很陡峭,沟里也没水,我和弟弟商量的结果是,我们从沟里爬过去。于是,我紧紧抓着车把慢慢下沟,弟弟在后面帮我使劲拽着车子。可是,我俩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力量,那辆旧自行车挺沉,我们刚把它推下坡,它就像个脱缰的小毛驴,再也不受我们指使,一下子蹿了出去。小竹篮儿也脱离了车把,骨碌碌滚了下去,里面的糕点包纷纷往外跑,其中一个纸包的绳结系得不结实,一块糕点飞了出去。

我和弟弟更惨了,控制不住地从坡上滚摔下去,车子重重砸在了我的身上,弟弟则摔在了车子上。突如其来的变故吓蒙了我们。瞬间的惊愕和恐惧之后,我们才意识到身上的疼痛。弟弟慢慢爬下车子,再使劲挪开压在我身上的车子,我俩都哭了,因为疼痛,因为刚才的恐惧,因为被摔破的糕点,也因为不知该怎样爬出大沟。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,真的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感。

好在我们还是幸运的,摔得不重。不久后,有一个走路的人经过那里。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,她迈着一双小脚,提着一个布包裹,一颠一颠地走来了。老奶奶看到在沟里手足无措的姐弟俩,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她慢慢下到沟里,帮我们吧糕点重新包好放进竹篮儿里,又从肩头扯下手巾帮我们擦擦沾了泥巴的小脸儿,并不住地安慰我们不用怕。看着慈眉善目的老奶奶,听着和风细雨般的安慰,那一刻,感觉她好似神话里的观音菩萨,我们放下一颗悬着的心,破涕为笑了。

经老奶奶指点,我们把车子放倒,我和弟弟在上面抓着车把和车圈往上拉,老奶奶在下面弯着腰,一手撑着地面,一手使劲帮我们往上推车,很快我们就把车子弄了上去,沟坡上留下了老奶奶的一个个小小的深深的脚印。我们向老奶奶真诚地道谢,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激。

随着岁月的变迁,我们走亲戚拜年的形式也在逐年改变,现在开着汽车,提着精致的盒装礼品去拜年已成了常态。重要的是乡间小路也变成了纵横交错的柏油路或混凝土硬化路,串联起一个个乡村和城镇,让我们的拜年之路走得更顺畅。

时间如水缓缓流去,洗却了诸多往事。然而,那个正月拜年的经历,那位纯朴善良老人的形象,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,她不仅是一抹温暖我心扉的暖,更是一束指引我前行的光,引导我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有力的手,把善良、真诚和援助传承下去。

编后

岁月深处,总有一些温暖的记忆,如明灯照亮来路。

不到十岁的弟弟骑车去拜年,不料半路遭遇一道“拦路沟”,两人连人带车翻倒在沟底。幸遇一位小脚老奶奶,她春风般的话语与躬身相助的身影,化作善良的种子在姐弟二人稚嫩的心田深深扎根。不沾烟酒的父亲独爱带日历的年画,那满墙的“明星”与“胖娃娃”,是父亲藏于烟火人间的账本,一笔一画,圈点着岁月的刻度。但在父亲心中,比那一墙年画更耐看的,是孩子们逐年捧回的奖状。

从陌路之善的温暖传承到父爱无言的深沉寄托,两篇文章皆以素朴细节勾勒出平凡岁月里的微光,让我们看见: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善意与坚守,在作者记忆深处生根发芽,最终成为人生旅途上永不褪色的灯火。

## 父亲的年画

□ 范兆金

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,唯独对年画情有独钟。

从我记事起,每逢过年,父亲都会从年集上买回一张下方印有日历的年画,并把它粘贴在堂屋北墙上。崭新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年画,顿时使农家小屋犹如在茫茫黑夜亮起一盏明灯,有了过年的感觉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家里最初的年画是张瑜抑或是刘晓庆的肖像画。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,改革的春风吹来春的气息,农村生活悄悄发生着改变,像父亲一样的农民挺起胸膛信心十足地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。父亲用粘贴春联的白面糊糊,郑重地把年画贴在墙上。漂亮女明星的到来,让农家小屋蓬荜生辉,新年有了新气象。

次年春节,父亲又从集市上买回家的是一张“胖娃娃”年画,与去年相同的是年画下方印有日历。年画上是一位三四岁的小女孩,穿着时髦童装,双目有神,活泼可爱。父亲舍不得把去年的明星年画撕掉或者覆盖上,而是紧挨着它把新年画粘贴上。以后每年,依次粘贴,慢慢地,堂屋北墙上贴了一溜儿年画。

等到我上学,哥哥姐姐们已辍学回家务农。那时上小学,特别是年前期末考试结束,老师会依照分数给班里前几名同学发奖状。当我把写有自己名字的奖状捧回家,父亲总是郑重地接过,像张贴年画一样,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墙上。原来,父亲喜欢年画,更喜欢我拿回家的奖状啊。父亲的喜爱,激励我更加勤奋地学习,之后,每次期末,我都捧回父亲喜欢的“年画”。

小时候,我心里一直有个困惑。过年时,邻居家粘贴的年画是传统的善财童子,身穿大红肚兜,双手抱着一条金光灿灿的鲤鱼,寓意吉祥红火、连年有余,胡同里每户人家都粘贴有类似的年画。

父亲为什么偏偏买回家带有日历的时尚年画呢?

走近那一溜儿年画,不难发现,某些日期下,父亲用笔圈着做了标记,并附有简短的文字。如“借某某12斤麦种”“欠某某25元钱”“牛打栏”……沿着年画上的日历一路顺着看下去,后面标记的日期会出现“某某的12斤麦种已还”“某某的25元钱已还”“今产下一牛犊”……原来,有日历的年画是父亲的记事本,父亲把生活中的点滴烙印在日历上,以免时间长了忘掉。在奖状上,父亲没有记下任何文字,但是每逢家里来了串门的人,当他们对奖状多瞟几眼时,久违的笑容就会在父亲脸上悄悄舒展开来。

时光荏苒,我们兄妹几人相继长大成人,岁月的沧桑也染白了父亲的双鬓。集市上早已难寻当年那些年画的踪迹,父亲便将商家派发的带日历广告宣传画,一张张当作年画贴在墙上。闲暇时,他常伫立在年画前,久久凝视着那一行行排列有序的岁月年华。

